

拾花

张秀英

晚风习习,荷塘摇香,我在塘边闲步。

偶低头,脚下杂草间,横着一枝粉色荷花。花朵半开着,也静默着,花瓣的边缘微微卷起,花梗没有了原来的挺直和硬朗,稍稍弯转着。哦,这落单的荷花,半倚半靠在泥土之上,与塘里的姐妹们只隔着一臂的距离,但这距离,于花而言,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
是谁摘了她呢?定是极喜爱她的,否则不会冒险探身到池塘边,小心掐断荷梗,将她轻握于掌心的。可摘花的人又为何松了手?是花太多,拿不住了?还是觉得她不够完美,配不上家里精致的瓶

儿?我不知道,我只关注到,花的断茎处已干、变软,末梢还

挂着一小缕凝固了的藕丝。唉!这世上许多遗弃,起初大多是因为爱。

弯腰伸手,轻轻拾起,如拾起一个被匆忙画上句号的句子。我将这枝被遗落抑或是被遗弃的荷花带回了家,寻了个白色的高腰花瓶,注满清水,将花插了进去,小心放置于窗台上。

半夜里,我在熟睡中猛地醒来,月光斜照在窗台上,那枝荷花的影子淡淡的,无声无息。我闭着眼独自瞎想:人待花,其实如同生活待人,起初都是连声称赞,热情采撷,可是热情能持续多久呢?当花不再新鲜,当人发现自己的手掌其实很小,握不住那么多花红时,遗弃就成了无声的举动。被弃的花不会说什么,只会默默地干

枯,像世上的人许下了诺言,却在半途上忘了起初。

第二天清早,阳光先于我到达窗台。我起床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荷花,而当我看见那枝荷花时,几乎要叫出声来了:她的花瓣竟全展开了,椭圆的花瓣粉得娇嫩,粉得透亮,每一瓣都精神奕奕地向外翻卷,露出中间嫩黄的花蕊。我发现花瓶里的水浅了一大半,原来,一夜之间,花使劲地喝着水。此刻,在晨风里,她顶着水珠微微颤动,像一位亭亭玉立的美人儿了。差点干巴的花儿哦,我就知道,你还会开花的。

恍惚,想起那些被遗弃的时光,无论是花的,还是人的。许多时候,救赎只是给一点温情,给一点时间,给一份不着急的守候。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)

去凤栖湖走走

王征宇

秋日傍晚六点,到凤栖湖岸边走路的人多了。芦苇沿着湖岸铺开,风一吹,一把把软笕帚朝着心间拂来,轻轻掸掉白天落下的灰。湖边长椅上坐着个年轻男人,白衬衫袖子卷到小臂,胳膊肘自然地撑在膝盖上,肩膀塌下,整个人松着。就着橘子味的夕阳,在认真地吃一份三明治。

沿着绿道往前走。前面的中年男人走着走着,忽然纵身一跃,去够树上大如皮球的柚子。一次、两次、三次,腾跳而起,胳膊往上探,像完成一记记无人能挡的灌篮。我脚步放轻路过,没有回头看,把这份难能可贵的孩子气,留在晚风里。三毛说“清风明月都该应是一个人的事情”,我深以为然。

这些天,常见一个卖红菱的女人。编织袋上堆了小小一座红菱山。天天带着小松鼠散步的老头,也来了。那小东西早把老头的身子当成了过山车,“嗖”地蹿上肩头,没两秒又顺着手臂滑到手腕,再顺着裤腿落到地面,引得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停下脚步看。

这天小松鼠刚好晃到摊前,卖红菱的女人笑眯眯地捏起一颗菱肉递过去。松鼠支起身子,油亮的眼珠子转了好几圈,盯着菱肉看了又看,终于没忍住,探出两只前爪捧住,尖嘴凑着啃,腮帮子一鼓一鼓,大尾巴更是得意地翘上天。

半小时绕湖走,东看看西看看。这片任清风明月自由来去的湖岸,并不属于某一个人,却又完完整整,属于每一个慢慢走到它面前的人。

(摘自《北京日报》)



郊外黄昏

王举芳

一阵雨过后,空气变得清爽了许多。我走出家门,迈步走向黄昏的郊外。

纷乱嘈杂的声浪越来越远,眼前是越来越多的绿色,那些细草上闪着珍珠似的光,那是还未蒸发的雨滴。前面是一座小山,各种杂树繁茂地生长着,林间时断时续传来知了的叫声。

一湾河塘,几只鸭子在水面上静静地游着。此起彼伏的蛙鸣声,让我想起了久别的故乡。找一块石头,安静地坐下来,静静听着一片蛙声。此刻,这山、这水、这蛙鸣都只属于我,我轻轻哼起即兴的曲子,这无名的曲子和着大自然的声音,谱成歌谣。

不知什么时候,河塘边的人慢慢多了起来。一位老人,一方小凳,一根鱼竿,悠然地垂钓。我走到老人的身边,他身边的小桶里并没有多少鱼。我说:“今天收获不多呢。”老人笑笑,说:“我钓鱼从不讲技巧,但一直坚持垂钓,无论冬夏。”钓鱼凭的是感觉,一竿钓尽人间冷暖,一竿钓尽胸中日月。所钓之鱼,不重要,重要的是收获一份心境。听了老人的话,我不由得暗暗惊叹,他才是垂钓者中的高手。

时光从腕上悄悄滑过,月色铺满了大地。沿着来路往回走,心里多了一份轻松,少了一份烦躁。(摘自《大众日报》)



治愈系

杨占广

我常常带着孩子踏进菜园子,让习惯了水泥地面的双脚感受泥土的温软。有闲的时候,驱车去更远一点的地方,那里有大片的农田,熟透的小麦或水稻都会泛出金色的光芒,并且有混合着阳光、植物、水土的清香味随风四溢,再木讷的人,此时此刻也会体悟到生之美好,自然之馈赠。

提到“自然之馈赠”,想起葡萄牙诗人要言又佩索阿的那首名



诗:“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……幸福的人,是他从微小的事物中汲取到快乐,每一天都不拒绝自然的馈赠!”

是啊,要学会从微小的事物中汲取到快乐。不过这并不算多高深的本领,童年时,一只蚂蚁就能驮走所有的不快乐,一只蝴蝶就能带来一天的快乐。所以,我们所要做的,不是学习,而是:重拾。

(摘自《新华日报》)

桂花不等人

周洲

地拣,把碎叶子、小虫子拣出去,指尖染得焦黄,洗都洗不掉。她一边拣一边念叨:“花开就这么几天,错过了就要等一年。”那时候的我以为,她只是在说桂花的脾性。

拣干净的花,蒸一蒸,摊开晾到半干,然后装在洗干净的玻璃罐里。一层花,一层白糖,用勺背压实;再一层花,一层糖,最上头浇一勺蜂蜜封口,盖紧,倒过来磕一磕。

外婆做的桂花糖是要吃一整年的。那时候我不懂。

不只不懂,还嫌弃。中秋一大家子回来,大人在树下摆桌吃饭,我扒两口就想往街上跑。外婆在身后喊:“桂花汤圆煮好了。”我头也不回,玩到半夜才归。

这样的中秋,过了一年又一年。直到那年中秋,外婆已经摇不动树了,搬把竹椅坐在树下,看我母亲摇。花落了外婆一身,她也不掉,只是笑。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坐在那棵树下。

我给母亲打电话,请她来住些日子,我要用我做的桂花蜜煮汤圆给她吃。

(摘自《广州日报》)

